

冯骥才：

醉心文保 坚守文脉

叶晓楠 刘静远



左图：冯骥才在窑洼池台附近发现一块有重要历史信息的古碑。

右图：冯骥才(右)在普查中发现了天津杨柳青镇南宫庄子唯一活态的“粗活”年画艺人王学勤(左)。



毅然跨界 立下真心

二十余年前，情况却并非如此。彼时的冯骥才正以写作、绘画知名，这位昔日的篮球中锋，已成为一位知名文艺家，《神鞭》等作品让他广为人知，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却在此时不经意间闯进了他的世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冯骥才在全国举办个人巡回画展，画展间隙他总爱到处逛逛、探访当地有名的民间艺术。一次次民间采风，他发现：传统历史文化遗存亟待保护。“你知道河北白沟泥塑玩具吗？我小时候可迷那玩意儿了，在天津街头总是可以用家里废弃的瓶瓶罐罐和小贩换金鱼来养，赠品就是这个泥塑玩具，有公鸡、小老虎等，虽然不贵，一两分钱一个，但捏得都很有神采，每次拿到一个我总是会把玩好久，现在我楼下的博物馆里，还有我小时候收藏的这些小心意儿，也是有60多年历史的老古董了。”回忆起童年的美好，冯骥才掩不住笑意，声音轻盈，眼眸里也漾着柔和的光。然而这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北方泥玩具之乡，如今却成了售卖各种现代商品的集散地，有的当地人甚至不知道这项曾经承载无数人回忆的老工艺，冯骥才感觉有种东西击中了他的心。

1994年，冯骥才邀集文化、建筑、考古、民俗、摄影等专业人士，招募100多名“旧城文化采风”志愿者，拍摄了3万多张照片以及影像资料，精选出2000余张照片，编成大型画集《旧城遗韵》《小洋楼》《海河流域》。

“这是你心爱的城市。”冯骥才赠送给城市管理者们画册上的寄语，是他内心的召唤。

“我现在是急于写我的散文，急于写我的小说，急于画我的画呢？还是急于到文化的第一线去，到田野里去，到民间去？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后者，那是我们文化的根、文脉的源。”

他的新征程就这样开始了。

备尝甘苦 永葆痴心

这些年，冯骥才一直在和时间赛跑，像杂技转盘子般在各项文保工作间辗转腾挪。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较为稀缺，冯骥才便身体力行，“把书桌搬到田野上”，带领专家组奔波在田间地头。

“那时候，我们到河北武强去抢救木版年画，忽然发现一个村落的房顶上都是从前藏在那里的木

版年画，我们当即策划用最快速度把东西抢救出来。没想到预定的日子天气很糟糕，在出发的时候忽然大雨，但是又必须去，那个村子非常难走，满地都是泥。我们的车整个陷入泥里面了，只好下来步行，当地人挺好，弄了几双雨鞋，别人都能穿，只有我脚太大，要穿46号的鞋，他们的鞋我根本穿不了。他们出了一个主意，拿塑料袋把脚套上，上面用绳子系上，还真管事儿，鞋没有事了，却摔了两个屁股蹲儿，摔得屁股都是泥，我们就这样进了那个村，一批非常珍贵的版子抢救出来了。”冯骥才回忆起这段经历，笑语中有苦涩，有欣慰。

资金筹措也是大问题。冯骥才向我们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他办画展期间一次阴错阳差的文物保护。那是在周庄古镇，那天雾很大，村落半隐半实，站在桥上，看不见鸟，但能感觉到空气中鸟儿羽毛搏击的声音，偶尔水哗啦一响，船从脚下穿过，但也不见船影。正当他看得入迷时，一抹房屋的剪影透过雾霭从河湾里探出来，与桥下的小舟相辉映，一幅绝妙的山水画，太美了。当地人告诉他那是柳亚子办南社的民居，屋主要将其拆掉了，原因是要在周边盖新房子，卖掉老房子好买木料。冯骥才返回上海卖画筹钱，希冀买下。岂料屋主坐地起价，从两万到五万再到十五万，冯骥才一一应下。在又一次涨价后，朋友劝他不必再卖画了，“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拆不了，房主知道这个房子值钱了。”房子没买到，画却卖掉了，不过，留存住了古屋，冯骥才还是感到“很值”。

“文人的办法不多，反正我一急了就卖画，也不知道这么些年，卖了多少画，做了多少事。”冯骥才说，他手上的疙瘩也依旧清晰可见，这是那段白日忙保护、晚上忙作画岁月的真切见证。

可即便努力如斯，冯骥才也经历了不少遗憾与无力。在陕甘边界采风，冯骥才发现一位老太太会唱许多古老歌谣。迫于器材所限，冯骥才只能笔录，约定回去申请经费购置设备后“抽出专门时间再来采访她。”几个月后，当冯骥才一行找到她家时，她女儿告知“她走了”，临走前还在念叨“他们怎么还不来呀？”冯骥才痛感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负重前行，冯骥才也被深深感动着。在天津，为保护估衣街，冯骥才签名出售《估衣街珍存》明信片，两小时内，300套明信片被争购一空。一对外年轻人说是给奶奶买的生日礼物。一位老人让冯骥才给他孙子签名，冯骥才问其姓名，老人坦告“还没出生呢，是给孙子留下他祖上生活的地方”。

他们的辛劳并没有白费。2003年开始，以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俗为主要对象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工作基本“盘清了中国的家底儿”。冯骥才呼吁对中国传统村落开展调查与认定，2012年起，国家四部局组织开展了传统村落调查推荐工作，5年间也收录了4153个特色村落。《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中国唐卡文化档案·昌都卷》等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业已面世……

一路奉献、一路心酸、一路感动，痴心不改的冯骥才和团队的坚守终于绽放出了繁盛的花朵。

创新文保 闪亮慧心

冯骥才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项事业，体量巨大且千头万绪，个人的努力不啻于精卫填海，但他也没有乱了方寸。关于文保如何做，他有一套“组合拳”。

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职务和影响力积极发声。冯骥才曾经担任过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同时也是连续7届的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开始任全国政协委员并连任至今。他还是国务院参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评定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争取国家支持，一次他在国家有关部门一讲了两小时，“唇焦舌燥，一身都是汗，里面衣服都湿透”，终于以充分的理由争取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

他的呐喊既形象又有温度，“母亲”“医生”“抢救”等语汇常常伴随。回忆起自己2003年在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发布会的发言，冯骥才眉间的神采又添了几分，“我上台第一句话说，‘我们的民间文化在拨打120’，第二天多家媒体的新闻标题都报道冯骥才说‘民间文化在拨打120’，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不仅要注重GDP，更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DNA”“我要知道我关心的文化生命心率多少、血压多少”等说法也都不胫而走。

他分清轻重主次，善立典型。他敏锐地洞察到传统村落在文化遗存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古村落是“最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产物”，是“中华文化的箱底儿”，负载了大部分的民间文化，必须优先保护。他选取“掉进时光隧道”的晋中后沟村，坚持“建档基础上修旧如旧”的原则，重视民间文化体系保护，在保护中谋发展，后沟村重现“人间桃花源”神韵，人均年收入如今越过万元大关，探索出了文物保护的新路径。他有宏阔的视野，关注国际交流，他深谙“民族的便是世界的”道理，积极推动民间文化走出去，传扬中国重和谐、对话、交流的文化特质。“我们7月份在意大利举办了中国木版年画巡展，借助与当地学者的互动，又在当地搜集了大量中国木版年画的收藏信息，收获颇丰。”

20余年文保领域的耕耘，冯骥才看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然而，问题依然有待解决，一些地方对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忽视了文化内核的传承，商业开发过度，相关人才严重不足……

展望未来，冯骥才深感重任在肩，但依然充满自信。他清楚地记得，当年那个骑着自行车，后面绑着凳子、带着破相机，在天津市四处转悠拍摄记录精美砖刻、拜访砖刻艺人的年轻自己。阳光透过窗子，冯骥才青年时代那团明亮发光温暖的梦，从未变过。

这是我第一次来索契，但我对索契早有听闻。我年轻时多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索契完成了这部著作。传说普洛米修斯曾经被禁锢在索契的群山之中，索契保留着不少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遗迹，这足以说明索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索契地理位置特殊，是地球最北端唯一属于亚热带气候的地区。这次来索契，所见所闻，果然名不虚传。这里四季常绿，蓝蓝的天，蓝蓝的海，有很好的天然高山雪场。索契人民热情好客。索契很有活力，很有魅力，举办冬奥会再适合不过了。索契冬奥会之后，这里的名声会更大，更多的人包括中国游客会慕名而来。

——摘自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的内容(2014年2月7日)

背景资料：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33年写成。小说通过记叙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

1927年初，2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因瘫痪卧病在床，双目失明。在与病魔做斗争的同时，他决意通过文学作品，来展现当时的时代面貌和个人的生活体验。他创作了一篇关于科托夫骑兵旅成长以及英勇征战的中篇小说。但在把小说寄给救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索契完成的著作

林场『凡人』贾道尔吉

“我是一个普通的护林员，我的工作就是造林护林。”谈起毕生的事业，现年58岁的贾道尔吉总是不由自主地放低音量，显得谦逊而羞涩。

今年7月18日，笔者随国家林业局组织的中央新闻媒体报道团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考察，在当地的伊旗霍洛林场见到了他。不到一米七的个子，与他多年前亲手植下的树木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体格却很敦实，一双布满老茧的大手孔武有力。常年烈日下的作业，让他的肤色变得黑里透红，脖子上留下刀疤般的痕迹。

众多护林员，为何贾道尔吉脱颖而出，成为本篇的“主角”？一方面是他不凡的头衔：他是2002年度全国优秀护林员、鄂尔多斯市治沙护林的典型人物。但更吸引笔者的是他平凡的坚守：从身强力壮的小伙，到两鬓如霜的老人，在林场的38年里，他以一己之力，植树面积近万亩，护林面积6万亩。截止2016年底，伊旗霍洛林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83%，植被覆盖率达到97%。如今他年近花甲，却依旧坚守在护林第一线。

回到1985年。那时国家发起“栽树大会战”，贾道尔吉所在的哈拉沙作业区环境最为艰苦。道路坎坷崎岖，车轮总是陷进沙坑，树苗只能靠人力去背。“那时候一次背六七捆沙柳，一次120多斤，在沙漠里走二里地，一天来来回回走十几趟。”

由于鞋子会灌沙，所以进入沙漠只能赤脚。正午时分，太阳把沙子晒得滚烫，地表温度超过60℃，贾道尔吉硬是忍了下来。

在林场的休息室，他脱下袜子向笔者展示自己的双脚，整个脚底都是发白的老茧，目测厚度接近2厘米。38年间，伴随着炙烤的剧痛，这双脚无数次在沙漠徒步行走。

“磨出茧来就没那么疼了。”说起自己的伤痛，他仍旧那么平静，一如他平静地见证着哈拉沙由飞沙扬砾的秃岭变成水草丰茂的绿洲。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是贾道尔吉用行动书写的品格。90年代是鄂尔多斯荒漠化最严重的时候，当地农牧民纷纷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务工。可贾道尔吉依旧和以前一样工作：进出沙漠往返几十公里，饿了就吃随身携带的干粮，渴了就喝沙湾里的水。每天伴着朝阳出发，踏着晚霞回来。

贾道尔吉仍清晰地记得刚参加工作那鄂尔多斯的恶劣环境。那是70年代末，一次，他赶着马车去镇上买东西，回家路上突然狂风大作，一片沙海从天空倾倒下来。“你想想，大白天能黑到什么程度？我坐在马车上，愣是看不到自己的马！”

漫天黄沙笼罩下，一个信念在他心里扎根：“一定要在这片荒漠栽起树来！”

他留下了，而且一留就是一辈子。偌大的林场，与他同时参加工作的人中，只有他坚持至今。他对每一颗树都有深厚的感情，因此生活再苦、工作再累，他一次也没有想过离开。“看着林场里树苗茁壮成长，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们慢慢长大。”

贾道尔吉，这个安静的蒙古族汉子，在荒漠日复一日地弯下腰植树，远离尘世的喧嚣，远离人们的视线，甚至远离自己的家人。近几年，沙漠化的威胁逐渐解除，当年搬走的人又陆续续续回来了。只有贾道尔吉一直坚守在那里，始终做着默默无闻的林场“凡人”，仿佛一切从没过变。



本栏目主持人：严冰

兰新高铁的7个“世界之最”

杨金 郑园园

兰新高铁是一条用智慧与汗水共同铺就的铁路，它问鼎了7个“世界之最”，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骄傲。2014年12月26日通车后，兰新高铁极大地缓解了兰新铁路客货运输压力。今年7月，宝兰高铁正式开通，与兰新高铁相连，完成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最长的一横，成为中国“丝路高铁”的最西一段，直达美丽的新疆乌鲁木齐。

它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高的高铁。兰新高铁从兰州出发，途经青海西宁，甘肃张掖、酒泉、新疆吐鲁番等39个车站，伴着“信天游”的豪放，从奔腾的黄河到宁静的天池，最终进入乌鲁木齐。绵延1776公里，一气呵成。

它是世界上第一条大范围穿越戈壁地

段的高铁。兰新高铁横亘在大西北荒漠戈壁上，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全体参建员工不畏施工艰险，勇攀科技高峰，克服了诸如戈壁地区无砟轨道施工等多个世界性难题。

它是世界上穿越最长风区的高铁。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在新疆境内经过烟墩风区、百里风区、三十里风区和达坂城风区四大风区。在风力最强劲的区段，年均8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可以高达208天。

它是世界高铁建设中首次设置防风工程的高铁。为顺利穿越多个风区，兰新铁路在沿途建有462公里的挡风墙，占新疆段线路总长的65%。中国铁路穿过烈烈大风，通向欧亚大陆腹地。它是世界上第一条修建在高原地区的高铁。兰新高铁不仅克服了

高原上施工面临的冻土、极寒等多个难题；而且设计中坚持了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原则，良好地保护了当地的珍稀动植物。

其中的祁连山隧道被誉为“世界高铁第一高隧”。祁连山隧道穿越碎屑流及富水断层破碎带，经过高原冻土，是中国铁道部Ⅰ级风险隧道。其中，贯通青海、甘肃两省的祁连山2号隧道，全长9.49公里，最高海拔4345米，最大埋深超过800米，开挖断面达160平方米，是目前世界海拔最高、建设标准最高和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速铁路隧道。

兰新高铁也是世界上海拔高差最大的高铁。

兰新高铁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程，除了刷新多项世界纪录

外，更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发展的强大运输保障和重要交通走廊。

如今，兰新高铁正式纳入全国高铁网，增进了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国新“丝绸之路”上焕发着勃勃生机，对于沿途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繁荣，乃至世界经济的平衡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